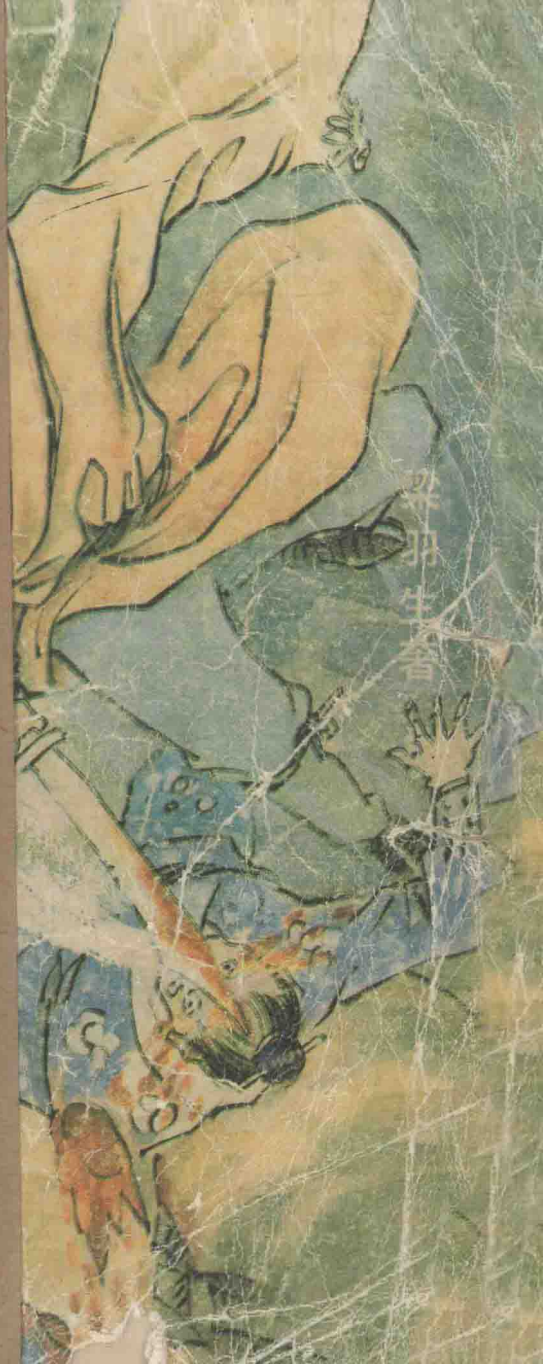


血
殘
丹
心



梁羽生著

新派长篇武侠名著

血溅丹心

梁羽生 著

—

团结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古刹佛门、敬善求佛之地，无料想杀机四伏鬼符令从天而降，十四岁童娃竟犯淫罪。为清白是非，千里寻师巧学艺，引出一段，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的离奇情，留下一桩，真真假假、扑朔迷离的难断案。

作者用简朴、明快、干练、优美的语言，勾勒出一幅规模宏大、人物众多、场景优美多变，情节叠荡起伏、使人喜闻乐“读”的古代游侠图，欲知故事的屈委详情，请看《血溅丹心》。

第一章 鬼判勒令

夕阳透过苍翠的松林，幻作万缕金霞，映照在文殊道院的山门。

绿草如茵的广场，三三两两，散坐着许多腰悬长剑的年青武士和长袖飘飘的道侣们，欢笑之声不时从人群中传出，随着晚风飘荡。

明天就是华山剑派一年一度的大合手，每年一到这个时日，那怕远在数百里以外，行道的门下弟子，也都得如期赶回文殊道院，一则是为了考量弟子们的艺业和功绩，再则也可使先后入门的师兄弟们有个亲近的机会，是以每当大合手之日，文殊道院比往常的香火还要来得热闹。

正当那群师兄弟们，天南地北，聊得十分起劲之时。

当、当、当、大殿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云板声，无疑地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件了，广场人声倏敛，惊愕地彼此看了一眼，便急匆匆地向大殿奔去。

大殿已经到了不少人，观内四大执法，各抱家法肃立两旁，其余的道侣们则按着班辈，雁行排列，个个神色肃穆，鸦雀无声。

不多一会，后殿传来一阵急疾的脚步声，掌门人鹤栖道长，一脸怒容，大步进入殿中，甫行落坐，便寒着脸高声喝道：

“杜君平来了么？”

人群中应声答道：

“弟子在。”

人群一分，走出一个猿臂蜂腰，年约十八九岁的俗装少年来，抢前两步，跪下行礼道：

“弟子杜君平参见掌门人。”

鹤栖道长重重哼了一声道：

“你进入本派几年了。”

杜君平略略怔了怔道：

“弟子投列门墙已经五年了。”

鹤栖道长又问道：

“未入本派以前呢？”

杜君平迟疑了一会道：

“流浪天涯，详细内情早已寓师伯禀陈。”

鹤栖道长突然把脸一沉，抖手掷出一个纸包来，厉声道：

“你看看这个？”

杜君平俯身拾起一看，立时面容大变，那是一张墨迹淋漓的书简，中间还包着一方血痕斑烂的头令符，匆匆看完书简，略略定了定神，仰着脸，激动地道：

“弟子不屑，也不敢如此妄为，掌门人明鉴。”

这方令符一经出现，人群立起一阵骚动，谁都认识这是“天地盟”的神鬼判，神判所指，任何天大的恩怨纠纷也可平息，而鬼判传出，却是追魂夺魄的勾魂令，饶是穷凶恶极的邪魔巨盗，也难逃一死。料不到这方鬼判会出现华山，元凶竟然还是一个未出师门的少年，真叫人百思莫解，心里暗暗都为杜君平捏一把冷汗。

鹤栖道长未答理杜君平的申辩，目光扫过大殿，慨叹一声道：

“我华山派自祖师开山立派以来，一向门规严谨，收徒尤严，向为江湖尊为名门正派，想不到投入本门的弟子过过竟犯过淫行，真是万死不足以涤除本派之羞。”

长叹一声，又沉痛地道：

“天地盟乃是武林各派共尊的盟主，既已传出鬼判令，本座纵有袒护之心，也是爱莫能助。”

他一字一字，缓慢地吐出，犹如一阵阵的刺骨寒风，将大殿的空气逐次冻结，每个人的心头都像紧压着一块铅，虽都有心为这位人人喜爱的小师弟说几句话，但在事情未完全明白以前，任谁都不敢开口，只有暗暗对他投递同情的一瞥。

半晌之后，杜君平突然挺直身子，激动地说道：

“弟子并不惜命，但让我这般含冤负屈而死，实是死不瞑目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黯然接道：

“弟子死后，黄泉之中不过多一个屈死冤魂，但华山派的清白，就是倾尽黄河的水也难洗清……”

鹤栖道长沉下脸，截住话头，喝道：

“住口，难道天地盟的执法会冤枉你不成？”

这时杜君平神色突然镇静下来，徐徐的道：

“弟子今年十八岁，倒算回去五年那该是十三岁，应该是一个发育未全的童子，如何能犯下淫行？”

就在这时，殿外一阵脚步声响，走进一个高大的灰髯道人来，毕恭毕敬，先向掌门人稽首行礼道：

“小弟因一点事迟来一步，掌门兄师兄恕罪。”

鹤栖道长微一欠身道：

“二弟远来辛苦，不必多礼。”

来者乃是华山三鹤中的老二云鹤，此人急公好义，嫉恶如仇，在长一辈中，他最为护犊的一个，目光对着地下跪着的杜君平瞥了一眼，复又转过身来对鹤栖道长稽首道：

“此事小弟已略知一二，反正限期是三天，可否将杜君平交小弟看管，容小弟重作查问，再行发落？”

鹤栖道长沉思片刻，点头道

“也好。”

随即高声道：

“你们可以退下去做功课了。”

殿中弟子极快的散去，鹤栖道长回顾云鹤、白鹤两位师弟一眼，道：

“你们跟我内室一谈。”

云鹤怜惜地从地下把杜君平拉了起来道：

“把‘鬼判’给我，你且到我丹室歇息。”

杜君平躬身答应，转身而去，云鹤轻吁了一口气，追在鹤栖道长身后行院内入。

四个背剑的童子，早已在室外等候，鹤栖道长一挥手，道：

“你们去外面巡行，任何人未得我允许之前，都不许进入这文殊内院。”

四个童子应了一声，飞身而去。

鹤栖道长带云鹤、白鹤，行入丹室，云鹤道长已抢先说道：

“我华山派下一代中就数杜君平这孩子有点出息，掌门师傅，你真的忍心把他送进枉死城去么？”

鹤栖道长叹一声道：

“愚兄也存有怀疑，只是我现掌理着这个门户，一个处理不当，便将引来无穷祸患，是以不得不慎重应付鬼判。”

云鹤道长缓缓落坐道：

“小弟回观之时，路遇一件奇事，还未及向师兄禀报呢。”

他仰着脸追忆着当时情景道：

“小弟进入咱们华山地界时，已经是未牌时分了，为了早一步赶回观中，便施展轻功，抄近路走，行过一片松林梢时，竟有人施展传音之术……”

鹤栖道长目中闪过一道异彩，接道：

“此人嗓音十分苍劲，类似关中口音，对么？”

云鹤道长愕然道：

“他也和师兄见过了？”

鹤栖道长道：

“那是五年前的事了，当白鹤师弟把杜君平带回山来之时，只因他身世不明，愚兄还在犹豫是否该收留他时，便有这么一个人，施用千里传音之术，告诉愚兄，他说此子大有来历，也并非没有名师，只为他杀孽太重，欲借重我华山派严厉的门规，配合玄门清静的修为，管束三五年，使他能够变化一点气质。”

静坐一旁的另一位灰髯道人，也就是杜君平的师父白鹤道长，此刻才徐徐接口道：

“小弟当时收容杜君平原出一片恻隐之心，想不到竟是人家的有意安排。”

鹤栖道长道：

“只因事关重大，是以愚兄一直未曾对你们说过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们可曾留心他像什么人？”

顿了顿又道：

“如果他真的是此人之后，天地盟发出追命的鬼判便不为

无因了。”

云鹤，白鹤似都不曾留心这件事，是以愕然同声问道：

“他像谁？”

“此事未得证明之前，愚兄也不愿妄言，但本派此刻已面临考验，‘鬼判’之事一个处理不当，华山派就有冰消瓦解之虑。”

云鹤道长冷笑道：

“天地盟虽是各派共尊的盟主，但以近二三年的作风看来，与一般邪魔匪盗组织何异？咱们华山派堂堂大派，不能再听他们的了。我们干脆退盟。”

鹤栖道长叹一声道：

“此事谈何容易。”

云鹤道：

“难道我们就任凭他宰割不成？”

鹤栖道长道：

“时机未到之前，只好这样了。”

站起身子，背负着双手，在房中来回踱了二圈，倏地停下脚步道：

“事情极为明显，第一，杜君平是一个未出师门的后生小辈，天地盟竟会知道他是带艺投师，可是名派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监视之下。第二，来信上指出他于五年前犯下了先奸后杀淫行，告发的人，却是恶名久著，下五名的淫贼赵三麻子，你们说这是不是莫须有的罪名？”

云鹤道长重重哼了一声道：

“这简直是对华山派的一种污辱，咱们退回鬼判，给他个相应不理。”

鹤栖道长道：

“他正要咱们如此，近年来愚兄已隐隐觉察出，武林乱象已萌，不久便将发生大变。想不到首当其冲的竟是咱们华山派，唉……”

云鹤道长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猛的一拍大腿道：

“我简直是气糊涂了，怎么把这事忘了呢？”

鹤栖道长诧异地望着他道：

“是什么事？”

云鹤道长道：

“小弟刚才所说有人对我传音之事，经你一打岔几乎忘了，他说为了华山派数百年的基业，希望我们凡事务必忍耐，至于杜君平……”

突然放低了声音，轻言数语。鹤栖道长双目神芒一闪，似是下了最大决心，毅然点头道：

“这事只有走这一着了。只是以他武功恐怕不容易吧？”

云鹤道长道：

“不劳师兄操心，小弟到想见识一下天地盟中的人物，是不是三头六臂的人？”

鹤栖道长仰望了望窗外的天色，徐徐的道：

“夜已深了，二位师弟也休息去吧，愚兄还得做一会功课。”

云鹤、白鹤都深知掌门师兄此刻心情极乱，当下起身一礼，退出了文殊内院。两人先到白鹤道长丹室，收拾了一个小包袱，白鹤取下壁上一支长剑，交给师兄云鹤，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师兄保重。”

云鹤道长却豪壮的一笑，大步出室。行回丹室，只见室内

木桌上烛火融融，杜君平面无表情，呆呆的坐着。立时举手一掌，煽息灯火，把包袱长剑递给了杜君平道：

“平儿随我走。”

杜君平迟疑着道：

“这样行吗？”

云鹤道长道：

“一切有二师伯担当。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弟子该去向师父辞别一番。”

云鹤道长道：

“不用了。”

一拉他的衣袖，人已穿窗而出，迳向观后奔去，恍眼已越过几重大殿，落到后墙之外。

二人对华山每一座山头，每株林木，都熟悉异常，虽是黑夜之间，仍然奔跑如飞，杜君平脚下跟着师伯奔跑，心里有如刀割一般刺痛，他在华山一住五年，不仅师徒之间亲如骨肉，和一般师兄弟们，也都情如手足。想不到瞬间祸变，身负大冤，落得个黑夜逃亡，心中正自伤感之际，耳际间已传来云鹤的声音道：

“孩子，留神点，天地盟今非昔比，凡属鬼判令到，暗中便有人盯梢，不得到结果，他们是决不放手。”

杜君平耽心的道：

“弟子逃走后，掌门人拿什么向天地盟交代呢？”

云鹤道长道：

“这不用你耽心了，最多是师伯我看守不严。”

杜君平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但愿不会牵涉到师门，不然我真是罪孽深重了。”

云鹤道长突然停下脚步，牵着杜君平，身形一晃，闪身避入一丛灌木之内。

杜君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抬头向前路望去，只见路旁隐隐似倒卧着几个黑衣人低声说道：

“前面好像是几个死人？”

云鹤道长摇头道：

“江湖险诈，咱们先瞧瞧再说。”

两人避了约有盏茶时刻，云鹤道长忽的一长身，犹如一只灰鹤般飞向黑衣人掠去。

杜君平也飞跃而起，紧随身后。

云鹤道长脚落实地，伸出手中长剑，贯注内力一抖，地上黑影应手翻了过来，这才发现果是被人一剑贯胸而死，再看其他的尸体也是一般，而且伤口大同小异。不禁愧然道：

“这是什么人下的手？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也许这是江湖上普通的仇杀事件，与我们的事无关。”

云鹤道长摇头道：

“他们的衣着，极似是天地盟派来的人，如此一来，只怕事情越闹越大了。”

杜君平耽心的道：

“他们会把这笔帐记在我们华山派头上？”

云鹤道长若有所思的沉吟了一会道：

“此去前路可能不会再有拦阻，你好好的去吧，师伯得马上回观去。”

杜君平依恋地道：

“弟子也不想逃了，事情既由我起，岂可一走了之，而把病患留给师门。”

云鹤道长脸一沉道：

“你留此只能坏事，凭你那一点又能如何？……”

语突转缓和，接道：

“包袱里有一封信，你可去衡山南岳观暂住些时，记住，从此刻起，你已不是华山派的门下，如有机缘，可以不必拘泥。”

杜君平呆了一呆，道

“弟子已经被逐出师门了？”

云鹤道长轻轻地从地下拉起，温言道：

“这是一时权宜之计，对你和华山派，都有益无害，时间已不多了，你快些去吧！”

伸出手去，抚在杜君平的头上，接道：

“孩子，坚强点，世间无不散的筵席，你这番离开师门，便得自己去闯荡了，如有什么急难，仍可传信华山，师伯决不袖手。”

说完话，腾身跃起，返向原路奔去。

杜君平目注师伯背影方向，暗中叹了一口气，转身放开脚步一路急奔，心中盘算：只须再有一个更次，便可脱离华山地区了。

心中思潮起伏，脚下却是疾如奔马。蓦地里，身后风声飒然，一条人影飞掠追至，厉声喝道：

“站住。”

杜君平霍地收住脚步，抬头一看，来的竟是一位黑袍老者，他从不曾在江湖行走过，是以也不知来者是谁，但猜想定必是天地盟的人。

来人将杜君平截住后，冷冷的道：

“你是束手就擒，还是见过真章以后就范？”

杜君平扬眉答道：

“咱们素不相认，为什么要逼我束手就缚。”

黑袍老者冷哼一声道：

“老夫是奉命行事，如你不肯就范那就只有得罪了。”

言毕出掌逼向杜君平。

突然黑袍老者感到脑后有一劲袭来，慌忙收掌侧身飞去。

这时一青衣老者已将杜君平扶起腾身而去，瞬间已无踪迹。

青衣老者将杜君平带至一僻静之地，才把他放下。杜君平疑惑地问：“老前辈带我来此，莫是特意救我的吗？”

青衣老者点头道：

“正是此意，此间偏僻异常，天地盟绝不会寻来这里。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不过在下总觉得不妥，万一他们寻来，岂不连累了老前辈。”

老者哈哈一笑道：

“这点你尽可放心，试想，敝上若是怕事的人，怎敢接引你来此？”

杜君平虽不知青衣老者所说的主人是谁，但猜想必是一位非常人物，就以青衣老者来说吧，年纪已在花甲以上，竟没有一点龙钟之态，尤其一双眸子，隐隐透射神光，显示内功修为极深，当下说道：

“在下只是一个未出师门的未学后进，老前辈们竟不惜触怒天地盟，全力维护，这中间定有原因，老前辈可否说明？也好

让我安心点。”

老者捋着颌下花白胡须点头道：

“不错，接引一个鬼判令下裁决的罪徒，确实犯了天地盟的大不讳，不过这是一件莫须有的罪，我们不愿华山派独任其难，更不能让一个无辜的有为年轻人含冤负屈，目下还没到和天地盟翻脸的时机，也只好要你暂时隐蔽一时了。”

顿了顿笑道：

“你尽可安心住下去，敝上对此事，早有安排。不过你一口一个老前辈，对老朽生受了，以后最好是喊我一声老于就是。”

杜君平心道：

“你要我叫老于，那就叫老于好了，他对小节原就不十分拘束。”

当下点头道：

“如果你不以为忤的话，晚辈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话题一转接道：

“在下至今不明白，天地盟为什么会找上我？我此番出走之后，会不会祸延师门。”

青衣老都沉吟了一会道：

“有许多事老朽一时不便明说，这里面当然有原因，而且牵连极广。不过你可放心的是，天地盟究竟不是邪魔外道，目前虽然变了质，但还没到明目张胆为非作歹的境界，你逃出师门后，华山派只不过负有监守不严之责，掌门人可当众宣布将你逐出门墙，然后答允会同天地盟的执法，将你缉擒归案就行了。”

杜君平长叹一声道：

“照你这般说法，在下以后在江湖是寸步难行了？”

“这是意料中的事。”

青衣老者徐徐的道：

“但这并难不住你，你可以易容改扮，掩去本来面目。再说天地之大，何处不可以容身？”

杜君平摇头不以为然道：

“在下无辜蒙此不白之冤，他们就是从此不再追究，在下也得查个水落石出，士可杀不可辱，父母遗我清白之身，岂能任凭他人横加侮蔑？”

他愈说愈激动，星目煞气隐现，俊脸飞起二朵红云。

青衣老者暗暗点了头，徐徐的道：

“目下江湖乱象已萌，只怕不久，便有大的变故发生，华山之事，使是一个启端，将来这局残棋，总要有人来收拾……”

缓步踱近杜君平的身旁，抚着他的臂膀接道：

“具非常之才，始能成非常之功。小哥生具异禀，还望好自为之，目前这点小挫折，总以忍耐为是。”

杜君平轻叹一声，抬头望了老者一眼，脸上是一片似懂非懂茫然之色。

青衣老者抬头一笑又道：

“杜公子请里面歇息去吧，老朽带路。”

杜君平跟那老人进一间简陋的卧室，青衣老者却回手掩上房门，迳自退去。

杜君平和衣往床一躺，他原已十分疲乏，这一睡倒，本该极快入睡，但脑际间却展现出，一幕幕的往事，清晰映现眼前，他记得自己似乎是生长在一个荒僻的农村，由一个自称奶妈的中年妇人抚育。

有一个黑脸铜髯，腰间插着一柄大斧头的大汉，常常送米

送柴来，奶妈要自己叫那大汉公孙大叔。公孙大叔喜欢喝酒，人却是豪爽得很，对他十分喜爱，很小便教他手拳脚踢，稍大又教他内功入门等基本功夫，以及纵跳等轻身术，一直是相安无事。

大概是三岁那年，公孙大叔突然领来了一个道士，也就是现在的师父白鹤道长，公孙大叔还编了一套假话求他带自己去华山，他当时很奇怪，公孙大叔从来不说谎，为什么这次竟对道士说起谎来呢？

白鹤道长对他仔细端详了一会，又抚摸了一阵，当时便答应下来。第二天便领着他赶回了华山。

在他的记忆里，往事是那样单纯，除了和公孙大叔上山打猎，用轻功追追野兔，赶赶獐鹿之类的野兽外，从不曾见过生人，更不用说是打架了。怎会得罪江湖人呢？难道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闯下了大祸，错把帐算在自己的头上？

思忖之间不知过去了多少时，才朦胧入睡，醒来时，天已大亮。

自华山习武数年以来，早上练武已成习惯，看天色大亮，自然的一跃而起，提着宝剑奔出茅屋，先练了一会拳掌，又练了一会剑，直到例行功课做完，这才回到茅屋。

行入室中时，那青衣老者，早已坐在室中，正端着一杯热茶在喝，见他进来，慈蔼地笑了笑说：

“华山的少阳剑法不算坏，不过你还没有领悟其精妙。”

顿了顿又道：

“譬如你使的那招‘神龙掉尾’，如果身子再往前探，旋转的速度再快上一二分的话，威力便大不同了。”

杜君平对任何事都能虚心接受，唯独师门剑法，他有一个